

李迪

贵妇兰 惊魂

Guifulan Jinghun

夜色遮掩荒淫无耻 谎言粉饰贪得无厌

轰动文坛 引发争议 人性兽性交错 爱恨情仇纠缠

作者的《傍晚敲门的女人》相继在俄国、法国、日本、韩国出版

开创中国推理小说走向世界之先河



群众出版社

贵妇兰惊魂

李迪 著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贵妇兰惊魂 / 李迪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14 - 4899 - 9

I. ①贵…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7483 号

贵妇兰惊魂

李迪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张: 14. 7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4899 - 9

定 价: 30. 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zbs@cppsup.com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悲怆的最后乐章 1

“你不要对我点头，你也不要对我摇头，就让我带着这一句梦幻般美好的话，离开这个令我心碎的世界吧……”

凌晨，生命挣扎着离开校花孟娜充满青春活力和女性魅力的肉体，那令多少男生心跳、女生嫉妒的披肩发向上翻起，遮住了她如花的面容……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带进了讯问室。

爱与恨的交锋，罪与罚的冲撞，预审员的灵魂同被讯问者一起承受煎熬。当柴可夫斯基低沉忧郁的交响曲《悲怆》突然奏响，一个被凌辱与被折磨的女性那不为人知的一切，真相大白。

这真相大白的一切，都随着哀怨如泣的乐章成为过去。

第二部 人死不能活 81

神秘的皮箱，引出人间悲剧；忧伤的歌，诉说凄风楚雨。

山路崎岖，线索迷离。两个人苦苦寻觅，有谁知道答案在哪里？又有谁知道答案里充满着痛苦与血腥？只有那一曲古老的歌，随山风世代流传，很美很忧伤——

一阵清风吹上坡吹上坡，
哥啊，哥啊，你可听见阿妹叫阿哥……





目 录 *Contents*

第三部 贵妇兰惊魂 123

孔子曰：“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兰花是仙草，不论是人是妖，都会在她面前现形。

一桩突发于东京的国际兰花走私案，打破中国古镇云江的宁静。

刀光剑影连夺数命，云遮雾绕案情迷离；算命扑克步步追杀，色情陷阱丝丝入扣；古刹青灯展神秘兰图，深山幽洞护绝世奇葩；爱恨情仇理还乱，生离死别两茫茫；大盗百密一疏，神探智勇双全。

枪声响起，有情人魂归何处；风雨过后，贵妇兰青翠欲滴……





第一部 悲怆的最后乐章

“你不要对我点头，你也不要对我摇头，就让我带着这一句梦幻般美好的话，离开这个令我心碎的世界吧……”

凌晨，生命挣扎着离开校花孟娜充满青春活力和女性魅力的肉体，那令多少男生心跳、女生嫉妒的披肩发向上翻起，遮住了她如花的面容……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带进了讯问室。

爱与恨的交锋，罪与罚的冲撞，预审员的灵魂同被讯问者一起承受煎熬。当柴可夫斯基低沉忧郁的交响曲《悲怆》突然奏响，一个被凌辱与被折磨的女性那不为人知的一切，真相大白。

这真相大白的一切，都随着哀怨如泣的乐章成为过去。



“对陈浩的讯问，仍旧由你执行！直到……直到法院把他枪毙！”张处长几乎是在对我叫喊着。他的声音是颤抖的、嘶哑的、疲倦的。我理解他。多少天来，他和我一样，在焦虑和郁闷中备受煎熬。

可他理解我吗？他知道我的心此刻已碎成万片了吗？他的话简直就像一把刀——一把锋利的刀！我真想冲他大喊一声：“你先把我的枪毙了吧！”然而，我喊不出来。我闭上了眼睛。

猫头鹰，你怎么啦？我痛苦地摇摇头，难道这就是孟娜案件的结局吗？

—

孟娜是被毒死的。当生命挣扎着离开了她那曾经充满青春活力和女性魅力的肉体，使她的死呈现出无比痛苦的状态时，人们再也看不到她那如花的面容，再也看不到她那藏在两把小黑扇子似的长长的睫毛下的大眼睛。

她脸朝下扑倒在床上，那令多少男生心跳和令多少女生嫉妒的乌黑的披肩发此刻向上翻起，凌乱地遮住了她的整个头部；那一碰上琴键就能弹奏优美、轻快乐曲的灵巧的双手，此刻死死地抓住了那蓝花格儿的床单，仿佛害怕床单被谁夺走；一条腿在米黄色的连衣裙下以一个正常人不可能作出的姿势扭曲着，另一条腿直挺挺地伸到了床沿下。

法医的检验单上写着冰冷的结论：死者为氰化钾中毒所引起呼吸中枢麻痹而窒息死亡；死亡时间在两小时前。也就是说，孟娜死于早上八点至十点之间，残留着氰化钾毒液的水杯，就放在床头柜上。

第一个发现死者的，是房管所的两名水暖工。因为要对该所负责的住宅楼进行一次检修，以便入冬后保证水暖供应，头三天房管所就在各住宅楼的单元门前贴了布告，通知各户九月十五日上午家中要留人，以免暖气漏水淹了家里的“现代化”。孟娜所住的玉渊潭十七号楼，当然也不例外。

三天后，也就是九月十五日上午八点，十七号楼的居民组长刘婶挨家敲门，提醒各家留人。当她敲响孟娜住的三〇五号房间时，还听到孟娜答应了一声。“我听得真真的，是她呀！哎哟，这孩子真可怜，花儿似的，咋



就死了呢……”这说明孟娜八点钟时还活着。到了十点三十分，当两名水暖工哼着郑智化的歌，来到三〇五号房间时，发现房门是虚掩着的。他们叫了两声，里面没人应声，推门进去一看，吓得差点儿进了安定医院。二十分钟后，接到报案的刑警赶到了现场。

侦查员除发现床头柜上留有带毒液的水杯外，他们还用静电板在现场提取了几个种类不同的脚印。刑警队长拧着眉头，前前后后地打量着现场，觉得孟娜像是自杀身亡的。可是，翻遍了整个房间，他们也没找到死者的遗书或其他可以证明死者是自杀的物证。

孟娜这年二十二岁，是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待分配的学生。因为她漂亮得惊人，被同学称为“校花密斯娜”。已经有好几个外事单位挑中了她，可不知为什么，孟娜都没有同意。像她这样一个具有高等文化水平的年轻姑娘自杀，不可能不留下遗书。

三〇五号房间的门是虚掩着的，保险锁的舌头留在了门锁里面。如果这个门锁保持的是现场的原始状态，那么可以推断，孟娜留门的用意是希望有人能发现她死在屋里了——这个一居室里只有她一个人住。

孟娜既然不想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世界，除了留门外，她也一定会留下遗书！可事实却是：现场没有遗书！难道是他杀吗？当然，刑侦队长首先想到的是强奸杀人——这样漂亮的姑娘很容易遭到歹徒的袭击。不过，这个设想很快就被排除了，因为现场勘查没有发现死者生前被强暴、凌辱的任何痕迹。

那么，处女膜呢？处女膜……这个问题令刑侦队长啼笑皆非——法医证明，孟娜生前不但有过性行为，而且还打过胎！可孟娜明明是未婚的呀！刑侦队长苦笑着摇摇头。

刑事技术科很快就送来了《鉴定书》——

鉴定书

一、现场提取的几种脚印，除确认有死者孟娜本人和两个水暖工的脚印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留下的两个足迹。这两个足迹，一个是后跟部位清晰、前掌部位模糊；另一个是前掌部位清晰、后跟部位模糊。两个足迹均为右脚所遗留。其后跟部位为粗横条花纹，钉眼的分布特征和粗横条状的缺损特征，痕迹较为明显。其前掌部位为对称的块状花纹，在前掌尖内反映了编线的针脚特征。将这两个足迹合成一个完整的脚印，为四十二码的皮鞋所留。判断是一个男人的脚印。

二、经用铝粉显现，残留有氰化钾毒液的水杯上，除确认有死者孟娜本人所留的指纹外，还有另外一个人所留的完整、清晰的右手中指的指纹。此指纹属反箕型，其乳突花纹的特点是有小眼、伤疤，为三角形结构。



.....

《鉴定书》似乎已经指出了一个人身份不明的人与孟娜的死有关，这与刑侦队长的设想有很大的出入。另外，根据孟娜本人的情况，她不具备接触氰化钾的条件。

在氰化钾等类烈性毒物被严格控制、管理的今天，孟娜能从哪里得到氰化钾呢？这一切都意味着孟娜的死有可能是他杀！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侦查员决定先从调查孟娜的社会关系入手，查清死因。这是传统的破案方法，实属轻车熟路。侦查员很快了解到，孟娜是一个不便公开身份的负责进出口业务某部陆副部长的侄女。她的父母双双死于唐山地震，只留下她这个在北京读书的女儿。孟娜随母亲的姓。

孟娜曾经在陆副部长的家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是一个由高墙围着的里面有数不清的房子的深宅大院。其中大部分房间几乎成了豪华进口家具和进口家用电器的陈列室。后来，陆副部长的爱人韦君所在单位——市化工局在玉渊潭盖了两幢楼，不等纪委书记兼人事处长的韦君开口，市化工局分房小组就分给了她一套三居室的住宅。韦君得知后，既严肃又恰到好处地批评了分房小组的领导成员，让他们把这套住宅重新分配给住房困难的干部或者职工，使分房小组的成员深受教育。不过，在深受教育之余，几位领导成员又掰开揉碎地再三劝说，说韦处长的工作太忙，夏天中午时也该有个离机关较近的地方休息，这样比顶着太阳往家里跑对工作更有利；还说韦处长的儿子陆洁夫早已成家，女儿陆珊珊也老大不小的了，大儿大女不应该老挤在父母家中，打扰父母的休息和工作……总之，全是从工作出发，全是从为人民当好公仆的意愿出发。既然全是从工作和当好人民公仆的意愿出发的，韦君就说不过几位分房小组的领导成员，这才勉强同意了这套一居室的三〇五号房。

韦君既没有把新房子当做午休处，也没让自己的儿女住进去，而是让给了孟娜。

用韦君在全局干部、职工大会上的话说，这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女有任何特权思想和特殊待遇”。想到孟娜虽然是韦君的亲戚，可她毕竟是在地震中失去双亲的孤女，全局的干部、职工都认为韦君要下这套一居室给孟娜住，乃是仁义之举，无可厚非；同时对她主动退出那套三居室，不少人也感动得脸上放光。至于最后得到那套三居室的一位四世同堂、十口之家的老会计，更是感激涕零，恨不得当场给韦君跪下。

除了与陆副部长一家来往之外，在京再无亲属的孟娜，其社会关系并不复杂。结果，侦查员很快就在孟娜这并不复杂的社会关系里，通过排队摸底，查出了重大犯罪嫌疑人——陈浩。

二

陈浩今年三十三岁，普通工人出身。小伙子一米八零的大个子，长得挺精神。像同龄人几乎都经过的一样，当他刚上初一时，伟大的风暴来了。北京之大，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他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闹了一阵子革命，好景不长，广播里就唱起“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志不移”。陈浩离开北京，到了云南的某农场种植橡胶。他走过不少路，吃过不少苦，本来以为回不了北京，可是老天爷有眼，让他碰上了落实“知青政策”。他咬咬牙，解开包袱，摸出几年来的血汗积蓄，买通了把守关口的各位大仙，终于弄到了一张表格，以“独子不下乡”的正当理由，重返北京，并当上了工人。后来他依靠自己的发奋自学，上了夜大，从一名普通的工人，奋斗到了水利电力研究所，还通过了助理工程师的考核。

来之不易啊，这个“助理工程师”的头衔！可不幸的是，侦查员却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他就是毒杀孟娜的凶手——

一、有前科。陈浩于三年前，曾因参与传播、复制淫秽录像被公安局拘留十天。另外，水利电力研究所政治处还反映，陈浩当工人期间就爱打架。他曾想动刀子扎保卫干部，差点儿被公安局带走。

二、据水利电力研究所政治处反映，陈浩道德败坏。他不但参加过传播、复制淫秽录像，而且与孟娜有男女关系问题。除此以外，还与不明身份的外国女人有关系。具体证据是，今年三月，孟娜弄虚作假，冒充有夫之妇到医院打胎。后来事情被医院发现，孟娜才说出孩子是陈浩的。经追问，陈浩承认与孟娜谈恋爱期间发生了性关系，致使孟娜怀孕。为此，在陆副部长家的压力下，陈浩受到政治处的严肃批评，记过一次，并在所里作了公开检查。检查后，陈浩被下放到研究所的一个附属工厂里参加劳动。至于“助理工程师”的职称和相应的工作，要看他的劳动表现好坏，才能决定是否授予和使用；关于与不明身份的外国女人有关系，有人证实他在今年三月初，曾和两个外国女人下饭馆，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外国女人给他们拍照。

三、又据水利电力研究所政治处反映：陈浩在劳动期间，不但没有认真考虑自己的“作风问题”，反而于今年八月，向组织上提出领证结婚。令人吃惊的是，女方不是孟娜，竟是陆副部长的女儿陆珊珊。陈浩是喜新厌旧呢，还是想借高干子女的势力向上爬呢？政治处分析认为，陈浩之所以跟孟娜“谈恋爱”，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就是想通过孟娜认识陆珊珊，最后占有陆珊珊，借陆珊珊向上爬，从底层爬到上层，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由此可见，陈浩是个生活上腐败堕落、政治上投机钻营的有野心的家





伙。假如孟娜对陈浩纠缠不放，使陈浩不能达到与陆珊珊结婚的目的，陈浩就有可能害死孟娜。这就是他的作案动机。

四、陈浩下放到水利电力研究所附属工厂劳动期间，有机会接触氰化钾；在陈浩参加清理工厂库存物品时，仓库里曾丢失过氰化钾，并一直没有查到下落。这说明陈浩有毒物来源。

五、案发前，陈浩情绪不稳定。据水利电力研究所政治处反映，工厂里有人说“陈浩这几天好像有什么心事”，还有人说“陈浩这几天脾气不好，就好像谁欠了他几百块钱似的，动不动就想跟人顶嘴”。案发当天，也就是九月十五日上午，八点到十点三十分，陈浩没有在班上。直到十点四十分，他才匆匆地赶回。据本人说是去合同医院看牙。经查，看牙用不了两个多小时，从而认为陈浩有作案时间。

六、把密取到的陈浩的指纹、鞋样与现场所留的指纹及足迹进行比对，证实现场提取的指纹及足迹，均为陈浩所留。

为此，刑侦处以杀人嫌疑人为由提请拘留陈浩，并进行审查。

为了不扩大影响，在水利电力研究所政治处的配合下，执法警察原准备以了解情况为借口，先将陈浩带到局里再说。不料，陈浩当场就翻了脸。执法警察立刻向他出示了拘留通知书，陈浩不但拒绝在拘留通知书上签字，还污蔑公安局“净冤枉好人”。

执法警察一气之下，给了陈浩一电棍，把他打倒在地，然后掏出锃亮的手铐，把他反铐起来，连踢带打、连推带搽，塞进警车，一路拉着警笛带回公安局。陈浩下车后还不老实，又上去了几个人，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没卸他的铐子就将他关进了拘留号。

三

讯问陈浩的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尽管我正准备去北戴河休假。

一大早，张处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请我坐下，又亲自倒了一杯水给我，说：“梁子，陈浩的案卷你看过了吧？怎么样，有没有把握尽快拿下？”我没有言语。

作为一名侦查员，我理解“尽快拿下”的含义。可是，讯问进度的快慢和成败，还取决于我占有材料数量的多少。坦白地说，我看过陈浩的案卷后，觉得自己还应该掌握、获取更多的和必要的材料，并以此作为制订讯问方案的依据。

我没看张处长，垂下眼皮在心里盘算着。我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落实的几个问题有：陈浩走向犯罪的原因；认定他投毒杀人的证据的确实程度；侦破过程中的详细情节以及各种证人、证词是否绝对可靠……可这都需要

时间啊！

看我不言语，张处长又说：“梁子，你是以成功审理‘傍晚敲门的女人’一案而闻名全局的！那起发生在丁字街的凶杀案，你办得很出色。沈局长特别在全局处级以上干部会上表扬了你。提升你为二科科长的报告，我已经写好了……”我立刻打断了张处长的话：“请您别再提丁字街了，事情过去了，我不愿再提起。况且……况且我一想到欧阳云的自杀，一想到丁力被绑押刑场前讲的那几句话，一想到电器公司给王少怀开追悼会时，党委书记评价这个流氓恶棍的死是‘党和人民的损失’……我心里就不是滋味！”

听我这样说，张处长也不由得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梁子，我理解你。可你不能太感情用事。我提起丁字街，意思是说，那么复杂的案子你都办得很出色，得到全局上下一致的好评。对孟娜这个案件，尽管陈浩表现得很顽固，但案情却是清楚的——喜新厌旧、投毒灭口，人证、物证俱在，他不认账也能定案！我希望你能尽快拿下。这不仅仅是为了贯彻上级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部署，而且……”

说到这儿，张处长止住了话头，瞅了我一眼。我立刻感到他的眼神不可捉摸。我屏住呼吸，等他交底。张处长压低了声音说：“你知道咱们沈局长跟陆副部长是什么关系吗？当年沈局长还趴在战壕里吹冲锋号的时候，陆副部长就是他的指导员啦！这么多年来，虽说一个搞外贸，一个干公安，可他们从来没断过来往，交情深得就别提啦！你想想，现在陆副部长的侄女被人害死了，沈局长能坐得住吗？”我点点头，明白了。

“我再向你交个底儿吧。让你讯问陈浩，是沈局长亲自点的将啊！所以我不得不让你推迟休假了。”说到这里，张处长闭住了嘴，一双眼睛紧盯着我，等待我的答复。我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不，张处长！我不认为陈浩的案子是清楚的。相反，通过阅卷，我感到现在就拘留他，为时过早。”

张处长不由得愣了。愣什么呢，张处长？您不也是从一名侦查员起步的吗？何况，陈浩还差点儿当上了陆副部长的女婿，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就算速战速决，枪毙了陈浩，陆副部长的尊严就保住了、陆副部长的仇就报了、陆副部长的脸上就有光彩了吗？

张处长，不知您对此又作何感想呢？张处长只是一动不动地紧盯着我，等待我的最后答复。我说：“欲速则不达。张处长，这不是您一贯教导我们的吗？”

四

我知道张处长对我的回答不会满意。可他哪里知道，为了讯问前的调查，我昨天晚上就在陈浩家里待到了大半夜——这正是为加快讯问速度而





不可缺少的前奏啊！好了，张处长，任务既然交给了我，就给我一点儿自主权吧，因为我不是一架机器！

走出处长办公室，迎面碰上了书记员小凤。说是书记员，其实委屈了她。她是警院的毕业实习生，毕业实习结束后，就要成为一名警官了。小凤是个聪明绝顶的姑娘。她只是看了我一眼，就知道了张处长找我谈话的内容。她轻声地问：“梁警官，今天上午就讯问陈浩吗？”我摇摇头。“处头儿没催你？”她又问。

我笑了笑，算是答复。接着，我转了个话题问小凤：“你去过拘留所了吗？陈浩怎样？”小凤说：“去过了。刘所长说，根据你的意见，早已给陈浩卸下了手铐。可从昨天上午入号以后，陈浩就一直不吃不喝。同号的人反映，他把头扎在胳肢窝里，从早到晚一声不吭。”

我点点头：“这跟我想的差不多。昨天晚上，我已经去过陈浩家，原想通过家长摸一摸陈浩的身世、家庭状况、性格特点、犯罪前的表现，以及家庭和个人有过什么不幸遭遇，还想了解一下陈浩本人的突出弱点、走向犯罪的原因及犯罪的历史等一系列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吃透了，对陈浩开展政策攻心，才能有针对性，我们之间开始的对话才不会出现僵局。可是陈浩的妈妈就是哭，就是念叨一句话，其他什么话也不成句……”

小凤问：“念叨一句什么话？”我回答：“就说陈浩‘对错了门户’。‘对错了门户’，总念叨这一句。”小凤的目光离开我的脸，转向窗外：“也许，她说得对。”

我们沉默了一阵儿，当然还是我先打破这沉默：“昨天晚上我有一些收获，还是几个邻居七嘴八舌、唠唠叨叨地对我讲的。”

陈浩的父亲是个老铁路工人，扳了一辈子道岔儿，苦了一辈子，也穷了一辈子。三年前，因为陈浩参与复制、传播淫秽录像被拘留的事，吓得他害了一场病，住进医院就再也没有出来。临死前，他什么话也没说，就是一个劲儿地叫着陈浩的小名。他穷得什么也没留下。他死后，从他的枕头下翻出两副列车段里发的白线手套，他一直舍不得戴。陈浩的妈妈没有文化，也没有工作，从前靠糊火柴盒赚几个钱，这两年她手脚不利索，加上火柴盒厂破产倒闭了，被日本人连厂房一起买走盖了大饭店，她就闲在家里了。老两口一共养了三个儿子。大儿子死在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二儿子死在了“文化大革命”的两派武斗中。陈浩是老三，他们家最后的一根苗！

陈浩从小脾气就倔，吃软不吃硬。他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好摆弄无线电；再一个是好打抱不平。“文革”后期，他二哥死了，按政策他可以不上山下乡。那个时候，学生的分配大权掌握在校工宣队手中。工宣队已经把他分配到城里的一个工厂，却不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陈浩看到工宣队里管分配的一个满脸麻子的家伙，依仗手中权力，对一个长得漂亮的女学



生动手动脚，气愤不过，就躲在胡同里，把这个大麻子揍了个七窍生烟。其实陈浩并不认识这个女学生，完全是出于秉性。大麻子被打以后，认错了人，第二天非说是一个被分配去山西插队的男生打的，揪住那个男生要开批斗会，还要把他分配到最艰苦的内蒙古去。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陈浩拍着胸脯站了出来，不但承认了打人，还把这个好色的大麻子当众臭骂了一顿！大麻子反说陈浩是血口喷人。他是工宣队的，永远有理。结果，陈浩被戴上‘污蔑工宣队、破坏上山下乡的反动学生’的帽子，重新分配到云南最边远的勐腊县的一个农场种植橡胶。临走的时候，工宣队还派了两个人押送，生怕陈浩在半路上逃走。

那个险遭连累的男学生和那个幸免被辱的女学生，不怕惹火烧身，流着泪到车站为陈浩送行。特别是那个男生，更哭得泪人似的。他说他对不起陈浩，因为在一次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比赛大会上，他输给了陈浩，心里不服，背地里纠集小流氓打过陈浩。就这样，陈浩戴着‘反动学生’的帽子，在农场干了好几年。好不容易盼到落实政策，陈浩才回到父母身边。后来，碰上招工的机会，他当了工人。再后来，因为打架，因为复制、传播淫秽录像被拘留等问题，陈浩几次名声扫地，先后调动过几个单位，前年才来到水利电力研究所下属的一个电机厂。

在电机厂里，陈浩的无线电专长得到了发挥。他又报考了夜大。由于他的不断努力，于今年二月通过了助理工程师的考核，被调到了所里。谁料到，三月，又发生了孟娜打胎的事情。紧跟着，陈浩被调离研究所，下放到工厂，再次名声扫地……

说到这里，我打住了。从这以后，直到孟娜中毒死亡，小凤和我一同听取过刑侦队的案情介绍。我没有更新的材料补充了，小凤一直没插嘴。直到我讲完了，她也没说话，不过我听到了一声轻轻的叹息。当她以警院毕业实习生的身份向我报到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她爱说、爱笑、还爱哭！才半年多，她就变了。因为，她不是生活在普通人能够想象的环境里的。

当年，我告别警院来到刑侦处，我就追着侦查员的屁股问这问那，恨不得早一天成熟。今天，当我已经成为侦查员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自己从实践中摸索到的一点一滴主动告诉小凤。因为，我了解她。

我和小凤沿着两旁没有窗户的又窄又直又长的走廊，默默地朝讯问室走去。这又窄又直又长的走廊啊！人生的路，为什么不能像这走廊一样呢？命运之神为什么偏要在数得清的岁月里，安排数不清的曲折呢？

陈浩是老初一的，我也是老初一的。

我们年纪相同，我们的经历也相同。当我们在同一个时间里，被同一千理由剥夺了读书的权利时，他上了山，上了云贵高原海拔三千五百多米



的大山；我呢，下了乡，下到了风雪弥漫、野树参天的东北荒原。可是，十年后，当我们重新走到一起时：他被戴上了手铐，成了一名蹲在墙角里候讯的犯罪嫌疑人；我呢，却成了挖空心思准备对付他的侦查员。

这是又窄又直又长的走廊啊！前面就是讯问室了。我侧过脸问小凤：“你说，如果我们现在就拉开架势讯问陈浩，他会怎样呢？”小凤想了想，说：“看他现在的情绪，要么就是直着脖子跟咱们顶牛，要么就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我觉得一下子就‘攻’下他来，让他招供，可能性不大。”

我点点头，又问：“你分析分析，除去他的个性外，他这样强烈的对立情绪来自于什么力量呢？”小凤却说：“怎么能除去他的个性呢？昨天拘他的时候，他顶撞了执法警察，执法警察就把他铐了起来，还用电棍电他、打他，直到送进拘留号里还不给他卸铐子。像他这样吃软不吃硬的性子，讯问起来能不顶牛吗？”

我同意小凤的分析。小凤清清嗓子说：“陈浩之所以敢当众顶撞执法警察，起码有以下五种原因可供参考：第一种，陈浩自知证据已被掌握，罪大恶极，无宽大可言，所以恼羞成怒；第二种，他还不知道我们已掌握了他的可靠证据，有侥幸心理，企图以翻脸顶撞，掩饰内心的虚弱，好蒙混过关；第三种，也许他的行为是受人支配，不得已而为之，可他又因为某种事关利害的原因，不能招出授命于他的人，因此气不打一处来；第四种，虽然他罪大恶极，但也有过曲折的经历，也曾经蹲过拘留所，听过或见过我们公安、司法机关不但犯过‘坦白从严’的错误，也办过冤、假、错案，因而对我们不信、不服，内心深处本来就怀有强烈的仇恨；第五种……”

说到这儿，小凤止住了话头，似乎犹豫起来。我追问：“怎么不说啦？第五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小凤想了想措辞，说：“第五种原因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的侦查材料是确实的，刑事技术鉴定也是可靠的。陈浩具有作案动机、条件和作案时间，无论怎样狡辩，他也逃脱不掉毒杀孟娜的罪责。就这个案子而言，不冤、不错、不假。所以，我的第五种原因——错案，纯属推理和虚构。”

我这才发现，小凤不但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侦查员，而且，就思维严谨和口齿伶俐而言，她还是一位出色的法官或辩护律师的候选人。

我和小凤来到了讯问室门前，正要推门进去，从走廊的尽头传来了一嗓子：“梁警官，你的亲爱的来啦！”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是传达室的胖老周。他爱说爱笑，所以心宽体胖。我和小凤同时回过头，胖老周大嘴咧得瓢似的走过来：“快点儿，人家还提着热汤面呢！说是遵命前来送饭，面盛在保温饭桶里，保证你吃在嘴里暖在心里。吃不完别怕，有我哪！”

小凤冲我一愣：“哟，梁警官，你早上是空着肚子从家里出来的呀！”我笑了笑，对她说：“马上提陈浩！”小凤又冲我一愣：“你不是说今天上

午不提他吗？”

五

陈浩被带了进来。他像一堵墙，站在我的面前，两眼直盯住我。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典型的招女人喜欢的男人——大个子、宽肩膀、厚胸脯、长方脸；高高的颧骨、直直的鼻梁、薄薄的嘴唇；一头乌黑的头发蓬乱着，有一绺垂下来遮住宽宽的额头。他紧咬着牙关，仿佛用尽全身力气，腮上鼓起的颌骨见棱见角；铁青的脸阴沉着，一对毛虫般又粗又黑的眉毛下，闪着两道冷光。

陈浩穿着深咖啡色仿鹿皮英式猎装，配上一条合体的水磨石的蓝色的牛仔褲。这装束，更增添了他这样一个身材魁梧、仿佛有使不完劲儿的男子汉的阳刚之气。陈浩的形象，叫我想起日本冷面影星高仓健。高仓健不也是经常扮演罪犯吗？

我在陈浩的眼里，又是什么形象呢？

陈浩是昂着头走进来的，同时，也是盯着我走进来的。像这样走进讯问室的被讯问对象，在我的记忆中，他是第一个。我盯住他的眼睛，透过冷冷的目光，我看到了一个难以形容的充满仇恨的阴暗世界。这不是一个容易击败的对手，可我的任务却是要击败他！因为法律给了我威严，我的法定的地位决定了我在这场讯问与反讯问的“心理交锋”中占着上风。

剩下的问题，只是我如何恰当地运用手中所掌握的犯罪证据，策略地实施一整套有勇有谋的讯问方案，把他逼进死胡同，从而有效、迅速地从心理上使他彻底低头认罪。

我指着钉死在地上的木凳，以平缓的口气，对陈浩说：“请坐！”陈浩没有动窝，仍旧那么直挺挺地站着。“请坐！”我又重复了一遍，平缓的语气丝毫没有改变。陈浩仍旧没有动窝，只是冷冷地看着我：“用不着假客气！有什么脏水就往我头上倒吧！”好硬的话，简直就像是一块砖头朝我脸上砸过来。我没有躲闪，这在我的意料之中。作为一名侦查员，我无权动怒，而激动却是被讯问者不可剥夺的权利。我淡淡地一笑。

“我今天什么也不问。我们今天什么也不谈。我知道你有一肚子话，我会安排时间让你倒出这些话的，委屈也好、咒骂也好。可是，现在……用一句下过乡、插过队的老知青们都习惯的话——先填饱肚子再说！”说着，我从桌子下的小柜里，变魔术一般拎出一个保温饭桶，打开了盖子。顿时，一股诱人的香味随着热腾腾的蒸气从里面飞出来。

妻子的手擀面做得真好，匀称、细长；配上白的肉片、黄的蛋花、黑的木耳、红的番茄、绿的菜丝，浇上闪着油花的鸡汤，热腾腾、香喷喷的，真是杰作。





我把热汤面推到陈浩的面前，又拿出自己用的筷子，用手绢擦了擦，递给陈浩：“来，快趁热吃吧！”陈浩一下子愣住了。这是他没想到的。小凤也愣住了，这同样也是她没想到的。没想到，才会出现奇迹！

我仍旧淡淡地冲陈浩笑着说：“陈浩，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没忘记，你妈妈更不会忘记！你妈妈特意托人给你送来了你最爱吃的手擀热汤面，这是做老人的一片心意。我知道，你是个孝顺儿子。你第一个月领到的工资，不小心在路上被偷了，可你愣是瞒着你妈妈，跟人家借了钱，为她买了一件羊皮袄，说是你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让老人高兴得一宿没合眼。后来，为了还上这笔钱，你又背着妈妈，偷偷地在工厂里啃了两个月的窝头……”说到这里，我有意地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些事情，你妈妈不会忘记，大家也不会忘记。她老人家苦了一辈子，现在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了，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她不易啊！来，快趁热吃了吧！”

我说着，把热汤面端起来，双手递给陈浩。陈浩低下了头。他接过热汤面，伸出的手却抑制不住地颤抖着。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只一眼。可这一眼，却让我永远难忘！

六

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眼神，有生以来我只是第二次看到过。

那一次，我从托儿所提前接回刚满五岁的儿子南南，带他去王府井儿童用品商店，准备给他买一顶过冬的帽子，同时也算是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秋风吹来，落叶萧萧。王府井已成了怀里揣着大把钱的外地人的天下，私人的铺子和化公为私的商店里铺天盖地摆着各种真货和假货。街道上人多得如水中的鱼来往穿梭，有时会挤得人直冒汗，但一阵阵冷风吹过，仍使人感到冬天的逼近。

就在我拉着南南走过一家豪华商店时，看到墙角下围着几个人。起初，我以为那不过是躲着城管人员卖假药的小贩在兜售用牛鞭冒充的虎鞭，或用晒干的土豆冒充的天麻，可走近一看，却叫我不由得愣住了：在人圈里，跪着一个人，不，应该说是趴着一个人。因为他是低垂着头，两手朝前扑倒在地上，整个脸已经贴在地面上了。他的两腿扭曲着扑在了地上。啊，这是两条又细又短、畸形得令人不敢相信的腿。这两条腿以正常人不可能摆出的姿势——脚心向外弯曲着，使趴在地上的这个人，看上去像一只大青蛙！

他穿着一身布满小眼儿、大窟窿的破单衣，在风中瑟瑟发抖。我看不见他的脸，只看见他一头蓬乱而肮脏的长发和那长发下被糊上了一层厚厚黑泥的脖子。说实话，那已经不像一段脖子，而像一根满是油污的车轴。在这低垂着的一头乱发面前，铺着一块已经磨出了窟窿的褪了色的红布，